

## 論厭世 答李君大劍

章士釗

來書以閱世之難情。發爲救國之諫論。仁人之言。其利溥矣。愛國之義。愚已別有所陳。請觀拙著國家與我。便了鄙意。惟足下指斥自殺。以爲自亡之證。愚謂不必盡然。吾國之所大患。亦偷生苟容之習而已。自殺之風果昌。尙能矯起一二。不然。似此漠漠無骨無一質點覺稍健爽之人民。投畀豺虎。豺虎不食。投畀有北。有北不受矣。足下慮其自亡。豈知區區一亡。雖不足以贖其狗彘無恥之罪。已矣已矣。吾人惟仰託星臺篤生諸先輩在天之靈。冀有懺悔之餘地以自解脫矣。而足下云云。曾亦思當今薄志弱行寡廉鮮恥者流。正賴有是說以自遮護。容頭而過身。訓至國亡之後。尚不自晤其罪何等否耶。日本少年。喜投華嚴之瀧。足下非之。愚則以爲日本之民。矯健輕生。正面用之。以強其國。副面用之。以了其生。理無殊致。吾方媿死之不暇。學焉而未能。而又何病焉。數日前愚往東京帝國劇場。觀所影法蘭西新劇。有檢察長一齣。檢察長某之女色美。爲強暴所誘。垂成而覺。女取手槍。斃之於父寓。而嫁罪於女僕。女僕固強暴者之棄婦也。極口呼冤。而父理此案。必致女僕於死。於公庭宣言曰。即犯者爲吾女。吾亦云然。女爲良心所責。在堂下色顰變。出而自認。抗爽不少諱。合庭大驚。父尤惶駭無人色。不得已下令捕女。投之獄。父尋訪女獄室。女方臥。從容呼女起。仰藥合抱以死。冀全譽也。當時觀者。莫不動容。懷其劇目以歸。則見大書其上。吾日本正當思想混雜志趣軟弱之時。茲爲當頭棒喝。

不可不看！不可不看！詢之某評論家。其說亦然。茲雖末節。然以證日人於其川浮車轎每日數起之自殺古風。未嘗深惡痛絕。則有餘也。尤有顯例。可以稱述。三年前乃木大將夫婦。剖腹以殉其先皇。萬口一聲。敬禮唯恐不及。有西京大學教授某。獨以其國人獎勵自殺過甚。稍稍著論非之。則舉國指目。以為妄人。當時輿論之嚴。恍若不得其人。戮而肆諸市朝。不足蔽其欺謬之罪。卒至政府以此解其教授之職。此君降營他業。社會亦不見容。浮田和民恒舉以爲言論不自由之證。頗詬病焉。然茲爲別問。非愚今旨所在。今之所欲鄭重昭告者。則日本之崇獎自殺。確與其所以立國之道有關。非吾儕苟視烏息之民。所能平目而觀者也。匹夫溝瀆之言。乃先民半面的教訓。古今幾多馳道吳廣之輩。依此以藏其身。足下豈不曰。等死耳。何不橫刀躍馬。效命疆場。不知無自殺之決心者。未見即能立效命之宏願。往者曾滌生敗於靖港。憤投湘江。吾家介人。負之以起。負之以起。非滌生所及料也。爾後成功。即卜於此。是知軍國大事。確非偷生小夫所能奏功者矣。故今日吾國之所患。不在厭世。而在不厭世。有真厭世者。一方由極而反。可以入世。收舍己救人之功。一方違其故我。與濁世生死辭。而極廉頑立懦之致。足下奈何病之。數年以來。吾固自殺之風。稍有根萌者。亦蔣君之自殘未遂。及近日湘中少年。偶爾憤激之舉已耳。比之鄰邦。何啻爝火。足下憂其風熾。所慮毋乃過早乎。總之自殺固非獎進而無流弊之美德。特在吾國。不生是憂。賢者縱不倡之。決不當阻之。足下以提倡厭世之風。文人當負其責。愚謂提倡厭世之風。文人尤當負其責也。質之明達。以爲何如。

記者足下。前於大志獨秀君之『愛國心與自覺心』。風誦迴環。傷心無已。有國若此。深思

摯愛之士。苟一自反。要無不情智俱窮。不爲屈子之懷沙自沈。則爲老子之騎牛而逝。厭世之懷。所由起也。有友來告。謂斯篇之作。傷感過甚。政治之罪惡既極。厭世之思潮。隱伏於社會。際茲晦盲否塞之運。哀哀斯民。誰則復有生趣。益以悲觀之說。最易動人心脾。最初反問。我需國家。必有其的。苟中其的。則國家者。方爲可愛。設與背馳。愛將何起。必欲愛之。非愚則要。循是以進。自覺之境。誠爲在邇。然若所思及此而止。將由茲自墮於萬劫不復之淵。而以亡國滅種之分爲可安。夫又安用此亡國滅種之自覺心爲也。愚惟獨秀君構文之旨。當不若是。觀其言曰。『國人無愛國心者其國復亡。國人無自覺心者其國亦殆。』似其言外所蓄之意。未爲牢騷抑鬱之辭所盡也。厥後此友有燕京之行。旋即返東。詢以國門近象。極又未言先歎曰。『一切頽喪枯亡之象。均如吾儕懸想之所能及。更無可說。惟茲行頗賜我以覺悟。吾儕小民。侈言愛國。誠爲多事。義讀獨秀君之論。曾不敢謂然。今而悟其言之可味。而不禁以其自覺心自覺也。』是則世人於獨秀君之文。贊可與否。似皆誤解。而人心所蒙之影響。亦且甚鉅。蓋其文中。厭世之辭嫌其泰多。自覺之義嫌其泰少。愚則自忘其無似。僭欲申獨秀君言外之旨。稍進一解。誠以政俗靡汚。已臻此極。傷時之士。默懷隱痛。不與獨秀君同情者寧復幾人。顛頓行吟。悵然何之。欲尋自覺之闕頭。輒爲厭世之雲霧所迷。此際最爲可怕。所述友言。即其徵也。他人有心。予忖度之。妄言梗概。不吐不釋。獨秀君其許我乎。國家善惡之辨。古今學者。紛紛聚訟。雅里士多德。柏拉圖。黑智兒諸人。贊揚國家之善。裝潢備至。自然法派。則謂爲必要之罪惡。而昌無治

之義者。輒又造擾國家。幾欲根本推翻。不稍寬假。此事訴於哲理。太涉邊玄。非本篇所欲問。惟就今世論今世。國家爲物。旣爲生存所必需。字以罪惡。未免過當。至若國家目的。東西政俗之精神。本自不同。東方特質。則在自貶以奉人。西方特質。則在自存以相安。風俗名教。旣以此種特質精神爲之基。政治亦即建於其上。無或異致。但東西文明之融合。政俗特質之變革。自賴先覺者之盡力。然非可期成功於旦夕也。惟吾民於此。誠當自覺。自覺之義。即在改進立國之精神。求一可愛之國家而愛之。不宜因其國家之不足愛。遂致斷念於國家而不愛。更不宜以吾民從未享有可愛之國家。遂乃自暴自棄。以儕於無國之民。自居爲無建可愛之國之能力者也。夫國家之成。由人創造。宇宙之大。自我主宰。宇宙之間。而容有我。同類之人。而克造國。我則何獨不然。吾人苟不自薄。惟有本其自覺力。躍勉奮進。以向所志。何時得達。不遑問也。若夫國家興亡。民族消長。歷史所告。滄桑陵谷。遷流罔極。代興代亡者。雖然其非一姓氏一種族也。秦皇元代之雄圖。波斯羅馬之霸業。當其盛時。豐功偉烈。固莫不震撼於當世。曾幾何時。江山依舊。人事全非。英雄世主之陳迹。均已荒涼淪沒於殘碑斷樹之間。杳如烟霧。不可復識。所謂帝國宏規者。而今安在哉。是故自古無不亡之國。國苟未亡。亦無不可愛之國。必謂有國如英法俄美。而後可愛。則若而國者。初非與宇宙並起。純由天賜者。初哉首基。亦由人造。其所由造。又罔不憑其國民之愛國心。發揮而光大之。底於有成也。既有其國。愛固不妄。溯其建國伊始。或縱有國。而遠不逮。今斯其愛國。又將云何。復次謂朝鮮土耳其墨西哥乃至中國之民。雖

有其國。亦不必愛。則是韓併於日。土裂於人。墨聯於美。或尚足夸爲得所。如吾國者。同一自損。更何所擇。惟有坐以待亡。聽人宰割。附俄從日。惟強者之威命是聽。方爲得計。斯可樂。人間更有何事足爲畏怖。愚不識斯時果有何幸福加於國家。尙存殘體之時。并不識斯時自甘居亡國奴地位以外。究有奚裨助於吾儕者。獨秀君之所謂自覺心者。必不若是矣。

惡政苦民。有如猛虎。斯誠可痛。亦宜亟謀所以自救之道。但以校失國之民。猶爲慘酷。殆亦悲觀過激。蔽於感情之辭。即果有之。亦不過一時之象。非如亡國慘劫。永世不復也。昔有文人Sonvastre者。嘗遊巴黎。感懷所觸。著爲筆錄。曾紀一日漫遊曲巷。目擊窮苦細民。雜處蓬萊。欄樓曝日。風飄蔽牖。泥溝流穢。臭氣逼人。亦有孤客。愁死他鄉。疊然一棺。零丁過市。北邙委骨。狐狸食之。泉臺咽恨。幽魂何依。感此悽象。歸而永歎。輒謂人世悲苦。真不如草木之無知。烏獸之自得也。追見梁前燕子。雛侶分飛。中有弱稚。棄於故巢。繞室哀鳴。母燕不顧。呢喃自囁。竟以僵死。以視人間母子之愛。海枯石爛。卒無窮期者。判若天淵矣。則又慨然曰。『佳兒慈母。例證若斯。其足令人反省。使仍樂爲人類者。何其深也。一時激於厭世之思。則羨蠻貊之人爲幸運。謂以人而不如飛鳥之逍遙自得。但平允之明察。旋即軌似是而非之念於正理。試深考之。當知人性於善惡雜陳之間。善量如此之宏。乃以憚見而不覺。惡一感人。輒全覺之。以其爲善之例外也。』與其於惡國家而自然愛之。誠不若致國家於善良可愛之城而怡然愛之。顧以一時激於政治之惡潮。厭倦之極。遂斬無國。至不憚以印韓亡國之故城。爲避世之桃源。此其

宅心。對於國家。已同自殺。涉想及此。亦可哀已。第平心以思。國苟殘存。善之足以庇民而爲  
慎見不覺者何限。其惡之爲吾人所不耐者。乃以其爲善之例外。感而易察。反之亡國之境。甘苦  
若何。印韓之民。類能道之。萬一不幸。吾人而躬蹈其遇。親嘗其苦。異日者天涯淪落。同作亡  
民。相逢作楚囚之泣。或將與狐兔之悲矣。吾人今日取以自況。而羨爲善者。殆以爲其惡之例外  
耳。故吾人自愧於印韓之民。乃與厭世者之憎惡人間。以爲不如草木鳥獸之無知者。出於同一之  
心理。是當於厭倦之後。繼以覺悟。純正之自覺。斯萌發於此時矣。

中國至於今日。誠已瀕於絕境。但一息尚存。斷不許吾人以絕望自灰。輓近公民精神之進行。  
其堅毅足以壯吾人之意氣。人類云爲。固有制於境遇而不可爭者。但境遇之成。未始不可參  
以人爲。故吾人不得自畫於消極之宿命說。以尼精神之奮進。須本自由意志之理。進而努力。發  
展向上。以易其境。俾得適於所志。則 Henri Bergson 氏之創造進化論尚矣。吾民具有良好知良  
能。烏可過自菲薄。至不儕於他族之列。他人之國。既依其奮力而造成。其間智勇。本不甚懸。  
舜人亦人。我何弗若。必謂他人能之。我殊未必。則此特別之民。當隸於特別之國。治以特別之  
政。此種論調。客卿嘗以之惑吾當局。而若吾民。又何可以此自鄙也。吾民今日之責。一面宜自  
覺近世國家之真意義。而改進其本質。使之確足福民而不損民。民之於國。斯爲甘心之愛。不爲  
違情之愛。一面宜自覺近世公民之新精神。勿謂所逢情勢。絕無可爲。樂利之境。陳於吾前。苟  
有爲者。當能立致。惟齋其精誠之所至。以求之。慎勿灰冷自放也。倘謂河清已嘵無期。風雲又復

捲地。人壽百年。斯何可望。則愚聞之。國之存亡。其於吾人。亦猶身之生死。日人中江兆民。脫年罹惡疾不治。醫言一年有半且死。兆民曰。『命之脩短。孰有定限。若以爲短。則百年猶夕耳。若以爲脩。則此一年有半。亦足爲余壽命之豐年矣。』遂力疾著書不稍倦。愚今舉此。或且嗤爲擬於不倫。但哲士言行。發人深省。吾國今日所中之疾。是否果不可爲。尙屬疑問。即真不可爲。猶有兆民之一年有半。爲吾民最終奮圖之期。所敢斷言。吾民果能諦兆民精勤不懈之意。利此餘年。盡我天職。前途當發曙光。導吾民於光華郅治之運。庶得以目前國步之崎嶇。猥自沮喪哉。

近者中日交涉。喪權甚鉅。國人憤激。駭汗奔呼。湘中少年。至有相率自裁者。愛國之誠。至於不顧身命。其志亦良可敬。其行則至可閔。而亦大足戒也。國中分子。昏夢罔覺者去其泰半。其餘喪心潰氣者又泰半。聰穎優秀者。悉數且甚寥寥。國或不亡。命脈所繫。即在於是。而今或以精神。或以軀幹。紛紛以嚮自殺之途。人之云亡。邦國殄瘁。國真萬萬無救矣。然則國家之亡。非人亡我。我自亡之。亡國之罪。無與於人。我自尸之。少年銳志。而亦若此。是亡國之少年。非興國之少年也。夫自殺之舉。非出於精神喪失之徒。即出於薄志弱行之輩。日本少年。一遭難窩。祇有投華嚴之灘之本領。哲人每以是薄之。今吾少年。亦欲以浦水之波。擬彼華嚴之瀧。人其又謂我何也。且時日害喪。國恥難忘。充吾人之薪牘精神。遲早當求一雪。即懷必死之志。亦當忍死須臾。以待橫刀躍馬。效命疆場。則男兒之死。爲不虛死。不此之圖。一朝之忿。

之義有未明也。往歲愚居京師。暗殺自殺之風。并熾於時。乃因蔣某自銃之事。作原殺一文以論之。茲復摘錄其一節。自殺何由起乎。宇宙萬象。影響於人類精神之變化者。至極複雜。渺不知其主因何在也。即如蔣君自殺一端。就蔣個人觀之。則出於一時憤激。就其憤激之原因考之。則又原於校事棘手。其影響及於一人。其原因基於一事。其憤激起於一時。若作社會見象觀之。則蔣君自殺之見象。實爲無量之他種社會見象促動之結果。模倣激昂厭倦絕望皆其造因。積此種種之心理見象。而緣於一事。發於一朝。其所由來者漸。其所蘊蓄者素。而所以激發此心理見象者。實以有罪惡之社會見象爲其對象也。人類行爲。有不識不知而從其途轍者。謂之模倣。是乃社會力之一種。今人輕生好殺。相習成風。自清季已然。陳星臺楊篤生諸先輩。均以愛國熱誠。憤懷蹈海而死。自殺之風。遂昌於國。而接其踵者。時有所聞。則模倣之力也。鄙陋之夫。有自裁者。其家人或相繼出此。至有以同一方法行於同一場所者。庸俗不察。指爲冤魂作祟。抑知此亦模倣之故。然發見此類事實之家庭。其隱痛必有難言者矣。復次社會不平。鬱之既久。往往激起人心之激昂。光復以還。人心世道。江河日下。政治紛紊。世途險詐。廉恥喪盡。賄賂公然。使然。烏足怪者。夫世之衰也。政俗不良。人懷厭倦之思。忠實放逐。歸隱林泉。其極乃至厭棄人土。不知學。官不守職。強凌弱。衆棄寡。天地閉。賢人隱。君子道消。小人道長。稽神州四千餘年社會之黑闇。未有甚於此時者。人心由不平而激昂。由激昂而輕生。而自殺。社會見象。激之

世。欵恨自裁者有之。在昔暴秦肆虐。仲連蹈海。荆楚不納。靈均投江。一瞑不顧。千古同悲。而清潔之流。不爲世容。相率黃冠草履。歌哭空山者。徵諸史冊。又未可以便指數。則厭倦濁世。寧蹈東海而死。古今蓋有同茲感慨者矣。抑自殺亦爲絕望之結果也。自古忠臣殉國。烈婦殉夫。臨危盡節。芳烈千秋。此其忠肝義膽。固足以驚天地而泣鬼神。然人見忠臣之殉國也難。而忠臣之所以殉其國也不難。人見烈婦之殉夫也難。而烈婦之所以殉其夫也不難。蓋忠臣烈婦之所賴於其國其夫者。至懲且厚。旣舉其畢生之希望。寄於其國其夫。一旦國危夫死。天長地久。綿綿無盡。更安可望者。則殉之以出自裁。其於精神。實覺死而愉快。有甚於生而痛苦者焉。滿清末造。吾人猶有光復之希望。共和之希望。故雖內虐外侵。壓迫橫來。而以有前途一線之望。不肯遂灰其志。卒忍受其毒苦。今理想中之光復佳運。希望中之共和幸福。不惟豪末無聞。政俗且愈趨愈下。日即卑污。傷心之士。安有不痛憤欲絕。萬念俱灰。以求一誤。絕聞視於此萬惡之世也。嗚呼。社會蠻塞。人心憤慨。至於此極。仁者於此。猶不謀所以救濟之方。世變愈急。人生苦痛。且隨之益增。而生活艱窘。饑寒更相困迫。佛說天堂。而天堂無路。耶說天國。而天國無門。萬象森羅。但有解脫之一路。即自殺是。哀哀禹域。行見其民之相殺自殺以終也。然則求之荒渺。索之幽玄。毋寧各自懺悔。滌濯罪惡。建天堂天國於人世。化荆棘爲坦途。救世救人。且以自救。茫茫來紀。庶尚有生人之趣乎。

由斯以談。自殺之象。其發也。雖由一時一事之激動。而究其原。則因果複雜。其醞釀鬱積

者。固非一朝一夕之故也。今欲遏之。惟望政治及社會。各宜痛自懺悔。而在個人。則對之不可  
蔽於物象。猥為失望。致喪厥本能。此即自覺之機。亦即天堂國之胚種也。尤有進者。文學為  
物。感入至深。俄人困於虐政之下。鬱不得伸。一二文士。悲憤滿腔。訴籲無所。發為文章。以  
詭幻之筆。寫死之趣。頗足攝人靈魄。中學少年。智力單純。輒為所感。因而自殺者日衆。文學  
本質。固在寫現代生活之思想。社會黑暗。文學自畸於悲哀。斯何與於作者。然社會之樂有文  
人。為其以先覺之明覺醒斯世也。方今政象陰霾。風俗卑下。舉世滔滔。沈溺於罪惡之中。而不  
自知。天地為之晦冥。衆生為之厭倦。設無文人。應時而出。奮生花之筆。揚木鐸之聲。人心來  
復之幾久塞。懺悔之念。更何由發。將與禽獸為侶。暴掠強食以自滅也。若乃耽於厭世之思。哀  
感之文。悲人心骨。不惟不能喚人於罪惡之迷夢。適以益其悲哀。驅馳悟之才。悲憤以戕厥生。  
斯又當代作者之責不可不慎也。偶有根觸。拉雜書之。僅以感。不復成文。惟足下進而教之。餘  
不白。李大劍白。

(錄自甲寅雜誌存稿)